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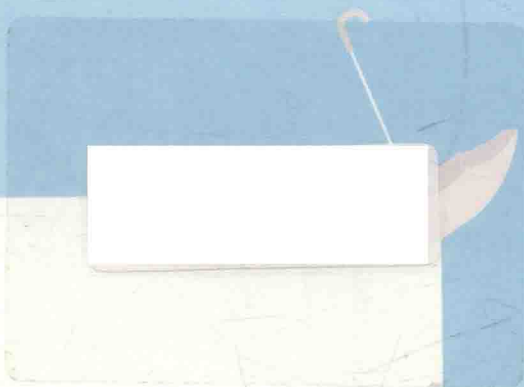
起风了

〔日〕堀辰雄

朱园园 张朝卿 | 译

著

風 が 吹
い た



动画大师宫崎骏收官之作《起风了》原著小说
芥川龙之介弟子、
新心理主义大师堀辰雄“私小说”代表作

这世界没有天堂，
那世界亦没有地狱，
唯有头顶之上一片晴空。

你我，
为今朝与明日，
努力活下去。

起
风
了

風

が

吹

い



た

風
起
了
が
吹
た
堀
辰
雄
著

© 堀辰雄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起风了 / (日) 堀辰雄著 ; 朱园园, 张朝卿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6. 12

ISBN 978-7-5470-4344-8

I. ①起… II. ①堀… ②朱… ③张… III. ①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9349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180 千字

印 张: 7.5

出版时间: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责任校对: 张鸿艳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ISBN 978-7-5470-4344-8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 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窗	227
菜穗子	117
起风了	43
神圣的家族	19
鲁本斯的伪画	1

鲁本斯的伪画

那是一辆黑色的汽车。

缓缓地停在轻井泽车站的门口，从车里走下来一位长相酷似德国人的女子。

他觉得那辆车实在是太漂亮了，以至于让人根本无法相信那是一辆出租车。但是他的确看到女子在下车的一瞬间把什么东西递给了司机。与戴着黄色帽子的女子擦肩而过后，他走向了那辆汽车。

“请载我到镇里去。”

说罢便钻入汽车。进到车里后才发现，车内是纯白色的，空气中还幽幽飘荡着一股玫瑰的香气。他立刻回想起刚才那位与自己轻轻擦肩而过的女子。车猛然转弯。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观察了一下车内的环境。然而，地上新鲜的痰渍却让他感到了些许不安。虽然是一个不经意的发现，但这却让他产生了一种粗犷而难以名状的快感。他闭上眼睛，那仿佛是一片片

被扯落在地上的花瓣。

过了许久，他又睁开双眼，看到的是司机的脊背。他转而把脸靠在透明的车窗上。窗外稻穗低沉的芒原中，一辆汽车从对面驶来，好像要急匆匆地逃离这片高原一样。

在即将进入城镇的地方，有一棵高高大大的栗子树。

到了这儿，他让车停了下来。

汽车载着他的行李箱，向离城镇稍远的酒店疾驰而去。

车尾扬起的尘埃渐渐散去，显出了他独自悠闲走向城镇的身影。

通往镇中心的路比他想象得更加僻静，直让人怀疑是不是走错了。他每年都只在这个避暑胜地最为喧闹的时候到来，所以现在才几乎认不得了。

正在踌躇之际，他猛然间发现了记忆中的邮局。

邮局前面聚集着一群身着各色鲜艳服饰的西方贵妇，远远望去竟如一条色彩斑斓的彩虹一般。

看到这样的光景，去年的许多记忆终于在他脑海中苏醒并逐渐清晰起来。贵妇们的欢声笑语近在咫尺。她们所在的地方简直就像小鸟欢唱的枝头一样。他心怀悸动，经过她们身旁。

这时他突然看见，前面不远的街角处，一名少女转身而去。

咦？难道是她？

想到这里，他也快步朝街角走去。那儿有一条小路，通向西方人称之为“巨人之椅”的山丘。少女正沿着这条小路前行，并没有他想象中走得那么远。

他已经可以确定，那就是她。

虽然这条路和酒店的方向相反，他还是走了过去。路上除了他和少女之外并没有其他人。他想要对她说些什么，可是却不由得犹豫起来，心中思绪万千。他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如同置身于水中世界一般，变得步履维艰，一不小心就踩到了鱼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小鱼从他那形如贝壳一般的耳旁掠过。甚至还有貌似自行车的东西也在水里。那些狗吠声、鸡鸣声仿佛都来自于遥远的水面。树叶摩擦的沙沙声、水流动的潺潺声，这些细小的声响一直不绝于耳，并一直回荡于脑海。

他觉得必须和少女说些什么了。可是一想到这些，自己的嘴就好像是被橡木塞子塞住了一样。脑海中混乱的声音也骤然变得激烈起来。就在这时，对面出现了一间似曾相识的铁丹色小屋。

小屋的四周布满郁郁葱葱的树丛，少女的身影就消失在那里。

他这才忽然回过神来。想着，如果就这样紧跟在人家后面去拜访，似乎有些不妥。于是他只能无奈地在这小路上徘徊着。当他正庆幸这条路上没有其他行人看到自己的窘态时，却听见从远处“巨人之椅”脚下的方向传来了行人的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就躲进了路边的草丛中，看见一个西方人昂首阔步快活地走了过去。

少女依然站在庭院中。刚才回首的一瞬间，她就已经发现他跟在自己身后了。可是因为羞怯，始终无法鼓起勇气等待他走近自己。但她还是能够源源不断地感受到他从远处投在自己背上那种让人心痒的目光。她想象着在自己的背上，树叶的阴影与阳光交相辉映，那是一种光影变换的美丽景象。

她决定站在庭院里等着他，可却迟迟不见踪影。她隐约感到他一定是在犹豫着什么。几分钟后，她终于看见他走进门来。

他精神抖擞地摘下自己的帽子，引他至此的少女也露出了戏谑可爱的笑容。刚开始交谈，他就像大病初愈的人一样，拥有了一种奇妙而新鲜的感知能力。

“您的身体已经好了吗？”

“嗯，已经完全好啦。”

他一边这样回答，一边注视着少女光彩夺目的脸庞。

她的脸有着一种古典的美感，玫瑰色的肌肤略显凝重。笑的时候，那笑容仿佛飘荡在你的周围。他一直悄悄地称她为“鲁本斯¹的伪画”。

当注视着少女令人炫目的脸庞时，他便切实地感受到了一种新鲜感。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牙齿，然后是腰。他一点也不打算谈谈自己的病情，认为回想那些现实的琐碎烦恼没有任何意义。与那些相比，他更愿意多说说白色座椅的黑色汽车里有一位戴着黄色帽子的姑娘等等如西方小说里一般美丽的事情，诸如此类的话题才会令他欢欣愉悦。他还非常愉快地谈及自己就是坐着那辆留有那位姑娘余香的汽车而来的。

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在车中看到的痰渍，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虽然没有提及此事，但他把那些痰渍想象成花瓣时的愉悦感却仿佛越发强烈且鲜活起来，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这可不妙。想到这些，

1 鲁本斯(Rubens, 1577—1640)，法兰德斯画家、版画家。他画笔下的女人丰满圆润、体态灵动，充分表现出官能之美和活力。

他竟然变得口吃起来，只能笨拙费力地挤出只言片语。见他这样，少女也束手无策，只好无奈地说：“真是没有办法啊。”

“进到家里来吗？”

“好啊。”

虽然这样说，但两个人依旧站在庭院里。这样一来，刚才的对话就显得有些奇怪了，于是两人终于进了屋子。

这时他们发现，少女的母亲宛如降落凡间的天使一样，站在阳台上俯视着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羞红了脸，仰视着这位令人炫目的天使。

第二天，她们约他一起去高原兜风。

汽车在夏末的高原上以一种令人愉悦的声音奔跑着。

三人在车中都没说话，却都感觉到了风景变换所带来的惬意。那真是一种惬意的沉默。偶尔会有一些细微的声音会将这沉默打破，之后却又马上被吸入这种深邃的沉默之中，这情形甚至让人感觉谁都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看那朵小小的云彩……（顺着夫人的指尖望去，远处一座红色的屋顶上面，飘着一朵贝壳状的白云）多么可爱啊。”

那之后，一直到他们到达浅间山麓的格林酒店之前，他的目光一直往返于夫人干瘦的手指和少女饱满的手指之间。正是沉默的旅途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酒店空空如也。连服务生自己都说，由于客人越来越少，本打算这两天就关门大吉了呢。

三人来到阳台上。周遭的风景让他们感受到了季节褪去的痕迹有一种莫名的丑陋。只有浅间山的山麓流畅地描绘出一条极具光泽而恰到好处斜坡。

阳台的下面有一处平坦的屋顶。只需要跨过低矮的栏杆就可以到达那里。看到这样低矮的栏杆和平坦的屋顶，她不禁说道：

“真想上去走走啊。”

“让他陪你下去走走吧。”夫人在一旁建议道。

听到夫人这样说，他立即轻快地走上了屋顶。她则微笑着跟在他身后。当两人走到屋顶的边缘时，他变得有些不安起来。这种不安不仅仅源于屋顶些许倾斜所带来的身体微妙的失衡感。

在屋顶的边缘，他不经意间瞥到了戴在她手上的指环。然后他想象着也许她会突发奇想地模仿别人摔倒的样子，并在那一瞬间，以指环足以弄疼他的力道用力握住他的手。想到这儿，他便奇怪地不安，感觉原本只是稍微倾斜的屋顶此刻突然变得陡峭起来。

“我们走吧！”听到她这样说，他终于舒了一口气。她自己先爬上了阳台，他紧随其后。就在他打算爬过去时，听到了她们的对话。

“能看见什么吗？”

“嗯，我看到我们的司机正坐在秋千上呢。”

“只看到了那个？”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汤匙和盘子的撞击声。他一个人红着脸，来到了阳台上。

在喝茶的时候以及回程的汽车里，夫人的那句“只看到了那个？”

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那声音里似乎充满了夫人天真无邪的笑容，又似在温柔中略带讽刺，再仔细想想，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当他再次去拜访时，两人被朋友请去喝茶，都不在家。

他想一个人去爬“巨人之椅”，但马上又意识到那将很无趣，便准备返回到镇上。当他在通往镇中心的主路上悠闲地踱着步时，看见了一位似曾相识的小姐。那是一位著名男爵的掌上明珠，每年都来这里避暑。

去年，他经常在山间和林中小路上与这位小姐相遇。那时，这位小姐骑着马，身边聚集着五六个混血模样的青年，一同骑着马和自行车前行。

他觉得这位小姐就像一只刺青的蝴蝶般美丽。然而，他对这位小姐的心思也只止于此，似乎并没有更多的牵挂。不知为何，他却对那几个混血青年毫无理由地反感，或许是源于轻微的嫉妒。可以说，他对这位小姐只有这种程度的关心。

不知不觉间，他跟在这位小姐身后走了过去。从对面稀稀落落走来的人群中，他认出了一位青年。那正是去年陪这位小姐打网球和跳舞的混血青年。他一看到这位青年便双眉紧锁，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然而此时，他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这位小姐和青年装作完全没有注意到对方的样子，擦肩而过。只不过在他们交错的一瞬间，青年的脸像被遮挡在一块劣质玻璃之后一样，看起来是那样的扭曲不堪。之后那青年又偷偷回头张望，脸上又浮现出苦涩的表情。

这个小插曲让他奇妙地感动起来。他从那位坏心眼的小姐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异常的魅力。当然，他对那位混血儿丝毫不感到同情。

当晚，他躺在床上。像一只永远飞向一个方向的飞蛾一样，那位小姐的身影令人心烦地不停出现在他紧闭的双眼里，然后又骤然离去，循环往复。为了驱散这些幻象，他努力迫使自己回想“鲁本斯的伪画”。可与前者相比，无论如何那都像是一张褪了色的古旧复制品，这令他更加痛苦。

次日清晨，那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却又像夜晚的飞蛾一样，不知消失何方。他也不知不觉变得神清气爽了。

上午，他散步了很久。之后来到一个山中的休息所，一边喝着冰镇牛奶，一边休息。在这种爽朗的心境下，他甚至觉得把昨天开始的所见所想讲给她们母女听也没什么关系。

休息所位于离小镇稍远一些的落叶松林里。

他手撑在木桌上托着腮，头顶上一只鸚鵡正努力地模仿着人说话。

他没有仔细听那鸚鵡都说了些什么，因为他正在虚空中描绘着自己的“鲁本斯的伪画”。那与以往不同的栩栩如生的色彩让他心旷神怡。

这时，他听见远方被树枝遮挡住的小路上驶来了两辆自行车，停在了休息所的前面。虽然还未见到人影，但他却已听见年轻女性所特有的透明的声音。

“去喝点什么吧？”

那声音让他惊讶。

“还喝？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啊！”那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他不禁不安地从休息所里向外张望。让他意想不到的，那里站着的是昨天的那位小姐，另一位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文雅青年。

青年瞥了他一眼，正打算在离他最远的桌前坐下时，小姐却说：“坐到鸚鵡的旁边比较好。”于是两人坐到了他旁边的座位上。

小姐背对他而坐，他觉得她是故意这样的。鸚鵡更加吵闹地模仿着人声，小姐偶尔会为了观瞻鸚鵡而转动身子。每当此时，他也会立即将盯在她背后的目光移开。

小姐一会儿对着青年，一会儿对着鸚鵡，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什么。那声音无论怎么听都和“鲁本斯的伪画”一模一样。之前，他听到这位小姐的声音大吃一惊也正是这个原因。

和小姐在一起的那位青年不仅仅是长相俊俏，连举手投足都是那么文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贵族的气息。那帮混血青年与他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感觉好像是正在读着一本屠格涅夫的小说一样。也许那位小姐现在才真正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想象下去的话，自己好像也会被吸入到那本小说里去，变得不安起来。

是继续待在这里还是走出去呢？他开始犹豫。鸚鵡依旧在模仿着人声，无论听多少次，也无法听懂鸚鵡说的话。他认为这是对他内心混沌状态的一种暗示。

他迅速站了起来，以一种非常笨拙的方式走出了休息所。

出来后，他看见两辆自行车的把手像是手挽手一样交叉在一起，以一种恰到好处的奇妙姿势倒在草坪上。恰逢此时，他的身后传来小姐高亢的笑声。

听着那笑声，他觉得自己身体之中突然有一种类似低俗音乐的东西涌了上来。

低俗音乐，确实如此。一定是那位守护自己的愚笨天使不时用跑调的吉他弹奏出来的。长久以来，他一直对自己守护天使的愚笨头脑避而不谈，他的天使也从来没有给他发过一手好牌。

那件事发生在某一天的晚上。

他走在她家通往酒店的路上，被一股来历不明的空虚侵袭着。

他确定一对年轻的西方男女正从前方的黑暗之中向他走近。

男子用手电筒照着脚下的路，又不时将光照在女子的脸上。年轻女子光彩夺目的脸庞就这样显现在那个闪烁的小圆圈里。

那女子较他更为高挑，因此他需要保持着仰视的姿势才能看清她的脸庞。当他以这种姿势看那女子时，她的脸庞显得那么神圣而庄严。

转眼间，男子再次将手电筒的灯光投向漆黑的脚下。

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他发现他们的胳膊像是英文的大写字母一样交缠在一起。之后，他又独自被遗留在了黑暗之中，不知为何，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却让他兴奋了起来，他甚至开始憧憬死亡。

那种心境与听到低俗音乐所带来的感动竟是如此相似。

为了扫清那种音乐性的病态亢奋，早晨他又来到那条路上胡乱徘徊着。不经意间，他走进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小路。

也许是从未走过这条路的原因，不知不觉间，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小镇非常远了。

这时他感觉身后似乎有人在喊着自己的名字。他四处张望却没有任何发现。正觉得奇怪时，身后再次传来相同的声音，这次稍微清晰了一点。他寻着声音望去，在离小路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大约三尺高的草丛，那里有一个男人正面对着画布。看到男人的脸之后，他认出那正是他的友人。

他来到那片高高的草丛，向友人的位置走去。那位友人丝毫没有打算要和他说话的意思，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画布。他想还是不要打扰他为好，便弯下腰来默默地观看友人作画，并不时眺望着四周的风景。他希望能够找到与这幅画主题相关的蛛丝马迹，然而却始终没有发现什么相似的风景。画布上只是满满画着许多色彩各异的鱼、小鸟、鲜花之类的图案。

注视了这幅奇妙的画许久，他终于站起身来。友人抬头看着站起身来的他，说道：

“嗯，你看起来还不错啊。我今天就要回东京了。”

“今天就回去了？可是这幅画不是还没有画完吗？”

“虽然还没有画完，但是我必须得回去了。”

“出了什么事吗？”

友人并没有回答，而是再次将目光投到了自己的画上。有好一阵子，他的眼睛仿佛被画牢牢吸住了一般，久久不能离开。

他一个人先回到了酒店，在房间里等着约好共进午餐的友人。

他从房间的窗户中探出头去，呆呆地望着庭院里盛开的向日葵，那些向日葵长得比西方人还要高。

酒店的后面有一个网球场，从那里传来了球拍击球的清脆声音，